

將之繫於武帝太康二年（281），二說矛盾，實則吳士鑑、劉承幹《晉書斟注》已有詳說，姜氏似未參考。

（4）頁一三第五行，「仲兄景」誤作「從兄景」；頁三四，晉武帝太康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妓五千人入宮。」妓下漏一「妾」字；頁六八第九行，「裴頠為《崇有論》以釋其弊。」「頠」誤成「顏」字；頁三二第五行，「聲溢四表」，「四」字誤成「可」字。

本書雖有上述幾個小的缺點，但是瑕不掩瑜，仍是晚近國人年譜著作中，不可多得之佳作。尤其該書之體裁，除詳述譜主生平及歷史背景，更旁及並時之重要人物暨政治、學術、思想之演變，使讀者對三國末期至八王之亂時的一段極為混亂的歷史，有很清楚的瞭解。因此，本書不僅為研究我國中古文學的參考資料之一，對研讀魏晉歷史者亦甚有助益。個人深覺注意此書者多為研究文學之士，而史學界人士尚未予以適當之注意，故雖已出版多年，仍樂為之作一書評。

金發根

*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urton Watso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本書為第一本英文翻譯之《漢魏六朝賦選》，<sup>1</sup> 內容分為三部：（一）緒論，（二）譯文，（三）附錄——①早期賦論選譯，②荀卿賦兩篇。據編者云，是書為哥倫比亞大學「東方古典文學翻譯計劃」出版書籍之一，用以切合一般讀者及大學本科學生需要為主，故評論此書，當以此為基準。

本書選譯之賦，共有十三篇，其篇目如下：

- |                |            |
|----------------|------------|
| 一、宋玉《風賦》。      | 二、賈誼《鵬鳥賦》。 |
| 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 | 四、王粲《登樓賦》。 |

<sup>1</sup> 本書出版之前，並無英文版之賦選單行本。George Margouliès 之法文版《文選之賦》(*Le "fou" dans le Wen-siuan*, Paris, 1926) 及 Erwin von Zach 之德文版《中國文選》(*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俱譯有《文選》賦多篇。Cyril Birch 所編之英文版《中國文選》(*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65.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67) 則載有賦六篇。除 Margouliès 氏之書外，均非專以譯賦為主也。

- 五、曹植《洛神賦》。 六、向秀《思舊賦》。  
 七、潘岳《閑居賦》。 八、木華《海賦》。  
 九、孫綽《遊天台山賦》。 十、謝惠連《雪賦》。  
 十一、鮑照《蕪城賦》。 十二、江淹《別賦》。  
 十三、庾信《小園賦》。

除第十三篇選自《庾子山集》外，餘皆取自《文選》。若依《文選》之十五分類<sup>2</sup>言之，已包括「物色」、「鳥獸」、「畋獵」、「遊覽」、「情」、「哀傷」、「志」、「江海」（依本書之賦篇先後為序）八類，加「室宇」（《小園賦》不入《文選》分類，依陳元龍《歷代賦彙》列入「室宇」類）一類，共為九種，選材可謂兼賅矣。若有可議者，則為三篇「遊覽」（《登樓賦》、《遊天台山賦》、《蕪城賦》）之中，可去其一二，代以「宮殿」類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文選》卷十一）或「鳥獸」類之鮑照《舞鶴賦》（《文選》卷十四），既不損原書之面貌，又可廣增多類焉。<sup>3</sup>

翻譯中國之詩、賦、詞、曲，當以賦為最難。司馬相如云：「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sup>4</sup> 鋪采摛文，靡麗多誇，乃賦之通例，故京都、宮殿之製，皆多累簡連篇；鳥獸、草木之作，不少敷衍長卷。譯賦之難，無過於辭彙之逐譯，尤以狀物之奇字怪語及鳥獸草木之名為然，例如張衡《南都賦》云：

其山則崢嶸嶠嶺，嵒嵒嶺嶺，嵌巖屹嶠，幽谷嵒岑，夏合霜雪。……  
 其木則檉松楔椶，椶柏柎樞，楓柙樞樞，帝女之桑；楸枅拼櫚，枅柘憶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  
 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鴛鴦鵠，鵠鴛鴦鵠，鸕鶿鸕鶿，嚶嚶和鳴，澹淡隨波。  
 ……<sup>5</sup>

<sup>2</sup> 《昭明文選》分賦為十五類：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

<sup>3</sup> 《文選》分賦為十五類，前賢多有譏議；以《鸕鶿賦》（按：此賦志明生死，非誇博物多識）入「鳥獸」類，尤屬不當，代以鮑照之《舞鶴賦》，較為允洽。關於《漢書·藝文志》、《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古賦辨體》、《歷朝賦格》、《歷代賦彙》、《古今文綜》等書之辭賦分類及其得失，請參閱拙著《辭賦分類畧說》，載《人生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九第十期合刊，頁二二至二五。

<sup>4</sup> 《西京雜記》二。

<sup>5</sup> 《文選》卷四。

譯為語體文已難，譯為英文更難，而其中之樹木雀鳥，或本無英文名稱者，故歷來譯者，多採變通辦法，或取相近之辭，或用拼音之法，或用拉丁文、法文、意文代之。竊以為辭賦狀物之妙，唯在形象之構成，故繪山多用山旁之字，寫水多用水旁之字，此乃修辭學中所謂「辭之形貌」也。若譯文能表達賦之形象者，則何累於一二草木鳥獸之名哉？<sup>6</sup> 本書作者之譯文，凡動植物之名，苟無英文字彙相同者，皆以近似代之，讀之甚感流麗而不失形象之表現焉。例如《上林賦》寫水中及水上之物：

於是乎蛟龍赤螭，魼鱮漸離，魴鰈鯪魴，禹禹鮒鰒；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汗，藂積乎其中。鴻鸕鷀鴒，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驚庸渠，箴疵鳩盧，羣浮乎其上。

下列譯文（頁三九），已甚近於原作矣。

Here horned dragons and red hornless dragons,  
Sturgeon and salamanders,  
Carp, bream, gudgeon, and dace,  
Cowfish, flounder, and sheatfish  
Arch their backs and twitch their tails,  
Spread their scales and flat their fins,  
Diving among the deep crevices;  
The waters are loud with fish and turtles,  
A multitude of living things.  
Here moon-bright pearls  
Gleam on the river slopes,  
While quartz, chrysoberyl,  
And clear crystal in jumbled heaps  
Glitter and sparkle,  
Catching and throwing back a hundred colours  
Where they lie tumbled on the river bottom.  
Wild geese and swans, graylags, bustards,  
Cranes and mallards,  
Loons and spoonbills,  
Teals and gadwalls,  
Grebes, night herons, and cormorants  
Flock and settle upon the waters.

<sup>6</sup> 賦家所列之鳥獸草木名稱，後人實難詳悉；李善註《文選》，亦多有不知，僅曰：「草名、鳥名而已。」近人高步瀛云：「草木鳥獸之名，古人各據所見聞為說，後人殊難定於一是。」（《文選李注義疏》卷八）其說甚是。

又如《海賦》寫水之狀：

爾其爲狀也，則乃洑溘激澼，浮天無岸，滄瀾沉瀆，渺瀰潏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襲陵廣鳥，漚瀉浩汗。

以下譯文（頁七三）可表達原意：

This is its form:  
 A watery wasteland, tossing, heaving,  
 The sky afloat on it, on coast in sight;  
 Fathomless, limitless,  
 Bottomless, unending,  
 With waves like chains of mountains,  
 Now linking, now shattering,  
 Sucking in and spewing back the hundred rivers,  
 Washing clear the Huai and the Han,  
 Inundating the broad embankments,  
 Immense and borderless, trackless and wild.

本書之緒論，畧述賦之含義，特點，及漢、魏、六朝賦發展之概要，可謂該括簡明，尤以下列三點，更具精見：

（一）作者指出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之類，確有寫實特點。其言洞見精微，蓋常人皆以辭賦誇靡，言多虛飾，殊不知京都賦與別類賦不同，大都必有事實爲據者。本書作者所云，非泛論也。<sup>7</sup>

（二）作者以客觀之態度，批評賦之價值。近代學者，多貶抑賦之文學價值，謂其僅屬宮庭、貴族階級文學，內容多讚頌帝王之功德或國家之昇平，與民生社會無關。本書作者以爲文學不應有階級之分，某一階級之文學作品，不能硬定高於或低於另一階級之文學作品，要以其本身文學藝術之成就爲準。此論極爲公允。

（三）作者謂作賦之功用，除爲科舉考試之外，凡文士酬唱之作，多能促使作者運用匠心，組織文理，創鑄新辭，製作名篇，由是豐富中文之辭彙，擴大文學之領域，蓋小如一草一鳥之題材，詩詞數句已可，賦篇則百語千言尚未足也。其言甚有見地。

本書之緒論，亦有三點可議者：

（一）作者以《西京雜記》之不可盡信，一筆抹煞司馬相如論賦之言，謂其未嘗述

<sup>7</sup> 以班固《兩都賦》爲例，其言大都有據，非徒靡麗誇飾者可比。參看拙著《班固西都賦與漢代長安》，載《大陸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七期，頁一一至一九。

說賦之特點與形式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不免過於武斷。然觀其嚴謹求真之態度，亦足令人敬佩者。

(二) 作者謂司馬相如之前，唯賈誼之《鵬鳥賦》為最重要。此言確是。但枚乘之《七發》(雖無賦名，實為賦體)，在辭賦發展史中極有地位，且與相如之作甚有關係，而《子虛上林賦》率多源於《七發》者。<sup>8</sup> 作者畧此，殆有疏乎！

(三) 作者謂賦末常有「亂」。此說未免太籠統。按《楚辭》、騷賦，篇末多有「亂」，但漢賦之「亂」漸少，六朝賦之「亂」更少；就以《文選》所錄之賦為例，泰半無「亂」者，即以本書所選之賦言之，十三篇中，僅兩篇有「亂」耳。

本書之附錄，譯有早期賦論，計為班固《兩都賦序》(前半部)、《漢書·藝文志·詩賦畧》(部分)、左思《三賦都序》及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使讀者對賦體有更深之認識，用意甚善。

總言之，此書既為一般讀者所設，由其緒論之說明，譯文之舉例，附錄之增論，已能介紹漢、魏、六朝賦之特點，且譯文流麗，多能表達原意，固華茲生教授之佳作也。

何沛雄

*The Nanyang Chinese*. By Sarasin Viraphol.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72. 45 pp.)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政治科學系之亞洲研究所最近出版第一本有關亞洲研究之專刊，名曰《南洋華人》(*The Nanyang Chinese*)，據稱該類研究專刊之刊行，旨在鼓勵學者專家將亞洲社會科學及人類學方面之研究成果貢獻於世人。筆者按：朱拉隆功大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聲譽卓著，乃泰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之高等學府。

《南洋華人》一書作者乃沙拉先·維拉蒲 (Sarasin Viraphol)。維氏為該亞洲研究所成員之一，專事研究東亞地區，目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中國研究之博士學位課程。《南洋華人》成稿於一九六九年，惟大學當局延至三年後始付梓面世，而若干較新資料亦未能及時補入，有所增潤，誠一憾事也！

<sup>8</sup> 參閱拙著《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與枚乘七發的關係》，載《人生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二期，頁二四至二八。